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胡红亚 美编/周斌

小小说两篇

张晓红

高高的广玉兰

随着刺耳的锯木声,这棵呈蘑菇状的又像是一把巨大绿伞的广玉兰树,缓缓地倒下了。大树的一半长在了东明家的小院上空,大树倒下了,东明家的小院豁然亮堂。但东明的心,似被大树倒地的声音撞了一下,很不好受。他走到了隔壁跃峰家的小院,看跃峰的神情似乎也若有所失。

这棵大树,是跃峰的爹——东明叫他四叔,种在自家后北院的。树有灵性,知道两家人很要好,就悄悄地探出了脑袋,往东明家的前院斜靠过来,一半身子就长在东明家里。爹和娘说:大树底下好乘凉,阿拉也沾光了。娘就勤着清扫大树的落叶。

东明记得很清楚,那时候爹的脾气真好,干活回来了,站在大树下,看着大树上跳跃啾啾的鸟,会开心地吹起口哨,逗着鸟儿玩;和东明哥俩说话也是软声软气,还带着笑。

每年秋末,在外干泥水匠的四叔,也会过来,爬上东明家的屋顶和天井棚顶,清扫大树的枯枝残叶,还“捉漏”。爹买来好多菜,娘烧上满满一大桌,烫上老酒。两家人围坐一桌,吃着喝着,说说笑笑,亲亲热热。

后来,跃峰的娘过世了。四叔常年在外干活,留下跃峰一个人在家。娘会把给东明哥俩吃的好东西,匀出一份,用小竹竿勾着个小竹篮,挂在大树那边,送给跃峰吃。

东明和跃峰同岁,东明读书成绩好,考上了大学。跃峰读完初中,就跟着他爹出外干活。几年下来,成了一个四乡闻名的“大包作头”,在城里开了公司,买房买车,娶妻生子,风风光光。

东明读大学回来,也在这离家六七十公里的城市安了家,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,有了妻子儿子,每天忙得团团转。只有逢年过节,才匆匆回家看一下父母。平时在梦中,在那些清晰可见的或是朦胧不完整的故事情节里,都有那棵高高的广玉兰,和一树绿影下的两座整洁又舒适的小院——那是老家留给他的一幅灵动鲜活的画面。

爹娘的身子骨还健朗,高高的广玉兰树依然满目葱茏。只是,小院的那一端,静悄悄。娘说:四叔的身子骨大不如前。从房顶上摔下伤过的腿,落下了病根,现在走路都艰难。跃峰一家长住在城里了,也曾把爹接去城里住过,四叔住不惯,又跑了回来。他和跃峰,虽在同一座城市,但也不常遇见。偶有遇见,跃峰神气地开着“宝马”,叼着香烟,甩给他一张烫金名片,说不上两句话,就一溜烟地开溜了。

哎!总怪娘走得太突然,撇下了爹一个人,爹又不小心摔伤了腿,脾气就变得暴躁易

怒了。哥哥一家跟着侄儿住在省城,只能由他来照顾爹,爹又死活不肯去城里他家住。

而且这一段时间,爹忽然讨厌起这棵已长了几十年的广玉兰来了,说他老眼昏花,大树挡住了小院的光线,成天暗蒙蒙的看不清东西;一刮风下雨,院地里满是落叶;四叔不能爬屋顶“捉漏”了,树枝把瓦片扫落,屋子在漏水……

爹三天两头给他电话,要他勤着来家,扫扫落叶,剪剪那些疯长的树枝。他哪能像爹想象的那样轻松有空闲,儿子要中考了,得盯着他复习功课;妻子单位忙,他要多干些家务活。他不能常来乡下的家。

他按跃峰名片上的号码,给他打了电话过去。跃峰就过来邀他一起回乡下的家去看看。跃峰的“宝马”载着他一起来到了老家。马上,两个小院就有了说话声和笑声。跃峰拿着大剪子过来,亲热地叫着“阿爸”,“咔嚓”“咔嚓”地把大树的枝丫剪去了许多;又拿起扫把,把小院扫得干干净净。东明在厨房里,把从城里带来的菜肴,做成了一盆盆色香味俱全的好菜,又开了两瓶葡萄酒,把四叔也扶过来,两家人又聚在一起喝着说着笑着。爹和四叔都喝高了,脸红红的,浑浊的眼中泛着晶晶亮的泪光。

安生的日子还没过半年,爹的电话又来了几次,又是诉说大树带来的种种不好。尤其刮大风的天气,大树的枝干把棚屋上的瓦片扫落好多,棚屋漏得厉害。他匆匆回家去看过,只能是把院子的地扫干净,没有其他好办法。当爹又一次来电话时,他只得又给跃峰打了电话。跃峰说,他爹也来过几次电话,催他勤着去家修剪树枝,可他实在没那功夫和闲心去侍弄那树。但既然大树给两家老人增添了这么多麻烦,他得想一个一劳永逸的法子。

跃峰邀他再一次一起回老家。

东明万万没想到,跃峰的一劳永逸是把广玉兰沿根锯掉了。似乎,所有的问题也都彻底解决了,不留一点后患。爹应该是顺了心愿,没有了由大树带来的桩桩烦心事,以后爹的日子会过得舒心顺意些,他也用不着常跑爹这儿了。

他见四叔呆愣愣地坐在小客堂门口看着,也不知他在想什么。

当他暂回走进自家已是明晃晃的小院,见到爹拄着手杖,拖着那条还未完全痊愈的摔伤过的腿,颤巍巍地立在院中,呜呜咽咽地哭着,眼泪鼻涕都流下来了:“谁叫你们把大树锯掉的?啊……这样你们再也不用来修剪树枝了!再也不用来扫树叶了!你们可以永远不回老家了……”

最后一盘棋

阿菊新婚,第一次在婆家过年。年迈身子弱的婆婆买来了好几瓶老酒。

公公会喝酒,但要喝热酒、慢酒、响酒。这喝响酒,就是要有人陪着一起喝,边喝边说说话。这,有点难,所以公公也就轻易不喝酒。

正月初六一大早,一个和公公差不多年岁的肤色黝黑的客人来了。客人身子壮实,就是走路一瘸一拐。他一进门,就高喉大嗓地吼:大哥!大嫂!拜年来啦!大哥,快!快摆上……

在小堂前的八仙桌上,公公已把一盘象棋摆好。泛黄破损的棋盘纸,黑褐色油光发亮的棋子。

婆婆开心地嘀咕着说:喝响酒的伴来了。并要阿菊叫他阿叔。

阿菊帮着把热酒和小菜端上。阿叔先抿一口酒,对公公说:来!红为大,你先走!

几盆过酒菜就挪到了桌子两边,正中的位置让给了棋盘。

阿菊从小就学会下象棋。汉界楚河,调兵遣将,纵横驰骋,棋艺还不错。读小学时,还代表学校出外去比赛过。

这会,她就把烫酒续酒的事儿从婆婆手中揽了过来。这两个人都是好酒量。阿菊把酒炖热了,续上;炖热了,续上,来回不停。忽听得外面传来大嗓门的声音:你赖皮!没赖。赖了!没赖……

两个人像小孩一样争执。阿菊趁着续酒倒酒的当儿,好奇地瞄了眼:嘿!这阿叔真不是公公的对手,最起码的明暗双炮夹攻也不会招架。

公公抿了口酒,朝着她悠悠地说:观棋不语。嗯!观棋不语。

公公先赢了两局。阿叔又给公公和自己泻上热酒:哼!再来,五局三胜。

婆婆忙端出了火热茭菜肉丝炒年糕,要他们吃了再下。阿叔大口大口把炒年糕塞进嘴里,还把公公未吃完的半碗挪到了桌角边,用手掌抹了一下油腻腻的嘴巴,往掌心呵了口长气,撮撮手,说:快!再来。

这一下,公公明显被阿叔占了上风,阿菊看着又是急得心里在说:这下的哪门子臭棋?卒过河,炮当头,明摆着要暗将,不理它注定要输!公公又朝她看了一眼,她又不敢说任何话。

后面两盘棋,都是公公输了。

阿叔高兴得手舞足蹈,黝黑的脸上泛起了陶醉的酡红色:和啦!和啦!再一盘,我要赢。公公用手支着额头说:阿弟,我的身子骨不如你。再一盘吃勿消了。

阿叔就爽气地说:那就算了,明年再来。哼!我就不信赢不了你!这辈子,我要开局三胜赢了你。

婆婆追出来,把一大包熟食和点心,用一条布带扎了,一前一后搭在他肩上,说:阿弟,慢慢走。三四十里的路,还要翻过岭,你中途歇一歇,中途歇一歇。你大哥身体吃勿消了,你明年再来,明年再来。

明年定来,明年定来。阿叔挥挥手走了。

婆婆对阿菊说:这是老家一个远堂兄弟。这几年一直孤身一人,在里岙管山林。就爱下个象棋,据说手里有一本庙里的老和尚留给他的下棋的书,山里人都不是他对手,就瞄上了你公公来下棋。每年正月初六准

定来,所管的花木苗圃托人代管一天,真是有爱棋如命的怪人。

不料,春上,有病的婆婆突然旧疾复发,离开人世。公公受此沉重打击,也

病倒了,还半身不遂,不能下床。丈夫阿峰告诉过她,他是婆婆近五十岁时抱养的,爹娘把他养大不容易。阿菊是个孝顺媳妇,索性辞了工作,在家精心服侍公公。

过了将近一年,到了腊月,公公身体也不行了,临终前对他们夫妻说,老家的这个阿叔,孤身一人,没有后代,你们俩就是他的小辈亲人了,要多多照应他,尽孝道……

料理好后事,也就到了正月。阿菊备了一大包熟食和点心,让阿峰带着去里山看望阿叔。她自己挺着大肚子,不便同去。阿峰回来后说,阿叔得知咱爹娘已过世,一直大哭不止。正月初六也没心思过来了,说以后再来说。

阿菊生了儿子后,就承包了镇上的敬老院的工作。阿菊总是在百忙之中给阿叔准备些好吃的,要阿峰常去看望,阿叔却一直都没有来过。

几年后,当阿菊得知阿叔重重地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只能躺卧时,她就和阿峰一起去了里山。阿菊对憔悴消瘦的阿叔好说歹说,要他到自己所在的敬老院里来,她会像亲女儿一样照应他,但阿叔不吭声。阿菊又说自己从小就会下象棋,阿叔能来住一起,早晚还可以下下棋。这一说,阿叔眼睛亮了起来,才同意跟着他们一起来。

阿菊真像亲女儿一样待阿叔,慢慢地,阿叔身子骨又硬朗起来,大脑也清清爽爽,走路也稳稳当当。

阿叔平日不提下棋事,到了正月初六,就催着阿菊摆棋盘。阿菊见过阿叔跟自己公公下棋,知道阿叔象棋下得一般的,所以该让的时候就让,这样棋局总以两赢两输和棋为终。阿叔总是爽气地挥挥手,对阿菊说:你有事,不下啦!老人们取笑他:咋?总不能赢了你侄媳妇?他哈哈大笑说:侄媳妇,棋厉害!

侄媳妇棋走得厉害,话也讲得有理,阿叔在侄媳妇面前听话又顺从。与阿叔一同作伴的几位老哥们也在阿菊面前顺顺服服,整天乐乐呵呵。一晃,阿叔活到了96岁。

正月出头,阿叔受了风寒感冒,阿菊好生服侍。初六头上,阿叔精神气好转,叫阿菊来他房间摆棋。

这回下棋,一上来,阿叔就以凌厉诡异的棋法,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的棋路,让阿菊猝不及防,措手不及。很快,阿菊输了第一局。

阿叔完全改变了从前的走法,阿菊傻了眼。她连大气也不敢出,双眼盯着棋盘,分外小心地走好每一着。但这一局,阿菊输得更快更干脆。

阿叔平静地说:来,第三局。

这一局,阿菊走得满手心都是汗。她多么想赢了这一局。事实上,只几个回合,棋局已定。她慌得额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这一局,她多么想赢。这么多年,和阿叔下棋都随自己心意,输赢全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今日,怎么啦?

忽然,她听到阿叔急促的喘气声。抬头一看,阿叔的脸上泛起了如醉酒般的潮红,手也在颤抖。她忙说:阿叔,我又输了。您累了,我扶您上床躺一会儿。待会我下一碗面条来给你当夜饭,您不要出去了。

待阿菊把院里的事情稍作了处理,把一碗火热喷香的红糖姜丝面端到阿叔床前,竟发现阿叔已没了呼吸。阿叔的脸色红润慈祥,嘴角留着一抹满足的微笑。枕头边放着一本泛黄的毛边书,书上夹的一张白纸上写着:古人棋谱,留亲人。

阿菊悲戚地叫了一声:阿叔……眼泪流了下来。

